

自此遠矣言學道之人既悟之後向之所資以自悟者知人饑送登舟至於海崖皆已及歸矣譬見舞劍而喜草書始因劍而悟既悟則劍為送者矣讀書亦資送者也夫莫之國即無人之野建德之國也虛船觸舟而不怒此喻最佳

孤豹栖伏隱約猶不免於患皮鳥之災也今魯國君位無異文皮之賈禍信能剝形則外皮自去洒心則內欲自除超然遠俗是遊無人之野也到此恐魯侯渺茫無據又設建德之國以誘之作不知藏見在而足與不求報施不為恩又安知義禮之所適將哉所以恣行而不離乎大道也可樂可葬言安生安死去國捐俗則舍其係累與道相輔則歸於無為若是者可以至於建德之國矣魯侯未悟又慮道遠而無舟車告以但能無以君侯自尊仍無憊此國位以是為車則可往矣又慮幽遠無隣無糧焉至故凡著物滯有者畏墮於虛其患常若

此又告以少費寡欲無糧乃足君其泛乎道德之海而無崖無窮送君者喻爵位嗜欲平日相從諸熟者一旦棄去而遊乎無窮則向之相從者望崖而不可進遂與之日遠矣夫有人見有皆不免

憂累唯能若竟之蕩蕩無名斯可免患願君去累除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莫即無也蓋由無人之野斯造建德之國大莫則德亦忘矣即逍遙遊所謂無何有之鄉是也虛船觸舟備見前解○無須更離居然不免於患舊從居為句諸解多因之今定從離為句居屬下文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十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十一

武林進士楷伯身學

山木第二

北宮奢為衛靈公賦斂以為鍾為壇手郭門之外三月而成上下之縣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奢聞之既彫既琢復歸於朴何乎其無識倘乎其息疑乎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者勿禁往者勿止從其強梁隨其曲傳因其自窮故朝夕賦斂而毫毛不挫而況有大塗者乎郭註怕然守一非敢假設以益事選用其本性任其純朴而已無所趣無所悅而任彼往來順乎衆無所係而用其不得不爾當故無損泰然無執用天下之自為斯大通之塗也故經之管之不日成之

呂註有術設其間則非所謂一也彫琢復朴去華務實也何乎無識不知誰何倘乎息疑不敢欲速也送往迎來勿禁勿止強梁無所抑曲傳無所遏而出於彼之不得已故朝夕賦斂而毫毛不挫以其無所設

於一之間而已況天下之理有大塗者乎
 庖丁所以避刃於其間而有餘地也
 疑獨註鐘者虛中而善應以喻人心賦歛
 以為鍾喻壽養精神以治心也為壇祭鐘
 而後用喻成心之體然後成心之用也三
 月天道小成上下之懸體用備也王子慶
 忌問何術之設答以抱一以為用無敢設
 也復朴喻復性無誠忌疑何思慮也往
 來勿禁各任所適從其彊梁柔剛也隨其
 曲傳不彊柔也因其自窮所以不窮故賦
 歛而毫毛不挫此皆不出乎性分之內是
 以無損而自足也
 碧虛註用心專一於其間豈敢妄說邪彫
 琢復朴制度淳古也倘乎怠疑侗儻無選
 也勤誠將迎而無抑奪順其拒任其附
 已因其自窮非勢取也賦歛而毫毛不挫
 民悅故無損也而況有大道者乎
 庸齋云循自然之理純一而無雜故曰一
 之間無敢設也彫琢復朴去圭角而歸自
 然無識而若怠若疑無容心之狀勿禁勿

止無將迎也強梁不順曲傳順也皆隨而
 聽之自窮自至言或順或逆終皆不求而
 自至故無毫毛之傷大塗謂可坦然而行
 無容心以處之也
 金石奉天之器應律呂而調陰陽國所
 當備者而賦歛於民以為之則宜難成
 也今乃三月而成上下之懸設祭懸鐘
 上下各六所謂編鐘是也怪其成之速
 故問何術之設而致是答以唯知純一
 是守無敢有所設也既彫既琢始於有
 為復歸於朴終乎無為所以至於無識
 而若怠若疑也萃乎芒乎送往迎來若
 蚤蚤之過前也來者勿禁隨其曲附也
 往者勿止從其彊梁也因其自窮使各
 盡其情而已吾能止此而上下二懸猶
 足以不擾而辨况懷大道於身者乎豈
 其謙辭也此言以道處物者無往而不
 從容執物而障道無往而不係累夫賦
 歛以成事後世為國者所不免有道存
 乎其間則事成而民不害也所謂有道

者何守一復朴而已矣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太公任往
 吊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
 子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怠
 其為鳥也翫翫狝狝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
 脅而棲進不敢為前退不敢為後食不敢先
 嘗必取其緒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
 害是以免於患且宋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
 者飾知以驚愚儻身以明行昭昭乎如揭日
 月而行故不免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
 伐者無功功成者隱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
 名而還與衆人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
 處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削迹捐勢不為功名
 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至人不聞子何
 喜哉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
 大澤衣裘褐食枵粟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
 行鳥獸不惡而況人乎
 郭註患害生於後知以奔競木伐井竭才
 之害也夫察焉小異與衆為迥混然大同
 無獨異於世矣故昭昭者乃冥冥之迹也

將寄言以遺迹因陳蔡以託意恃功名以爲已成者未之嘗全功自象成故還之道昧然而自行彼皆居然自得此行非由名而後處之無心而動功自彼成故勢不在我而名迹皆去恣情任彼彼各自當其責寂泊無懷乃至人也辭交遊去弟子取其棄人間之好若草木之無心故鳥獸無所畏蓋寄言以極推至誠之信任乎物而無受害之地也

○呂註紛紛猥猥則雖紛而不亂似無能而非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則躊躇不得已於動止之間也進不敢先退不敢後無出而陽無入而藏也食不先嘗必取其緒處乎不爭之地也行列不斥人不得害則羣於人之道也知功名之成必有虧而去之以還與衆人此大成之人所爲也道流而不明居則人莫見其功得行而不名處則人莫聞其名得則德也純常比狂猖狂妄行也不爲功名還與衆人也此所謂有道者能以有餘奉天下也陳蔡之厄所以

處之非不足於此亦知之所無奈何耳學仲尼者苟不知有所謂行列不斥與鳥獸之可入則不至於揭日月而行而爲功名之所累者幾希

○疑獨註大成之人指老子去功爲名還與衆人此所以不讓不虧也道流於天下而不見其迹德行於天下而不聞其名不雜不變無心若狂故不責於人而人亦無責此至人之道也至人不欲名聞於人子何喜於名也夫子於是辭交遊去弟子逃於大澤衣褐食糝蓋棄人間之好而求物外之理鳥獸爲之柔馴況於人手

○碧虛註鳥名意急取其無審者之心引援而飛食取其緒言避害之深也今孔子飾知以剛詩書脩身以定禮樂昭如日月衆人師仰有如直木甘井先遭伐竭伐功矜名必無全者故神人無功其功歸民聖人無名其名歸臣道氣流布何嘗彰顯至人所居得行其道而民不見其迹也純常比狂天之君子人之小人也削除聖迹則無

功矣捐棄權勢則無名矣緣飾知以驚愚故有陳蔡之厄也於是孔子辭交去徒逃於大澤亦猶意急之迫脅而棲行列不斥鳥獸不惡而況人手

○腐齊云意急無也迫脅而棲言近人爲巢不斥不多各依人家故外人不得害之順道而行默然自晦故曰道流而不明所居得行其志不以聲名自高故曰居得行而不名處絕常一也狂若無心不爲功名人我無責無迹而化也至人欲無聞於世子何以名爲喜乎末後數語與列子食豕如食人意同

○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處二句停勻分讀義自顯然郭氏乃於明字下著註故後來解者不越此論唯呂氏疑獨二家從居從處爲句蓋得當是德名應是明庶與上文義協言道德流行無往不在但不欲自顯其道德以取伐竭耳純常比狂彼此無責故能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此孔子服膺大成之言而

洗心藏密之效也故標示後世以為規戒焉

孔子問子桑雝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高周圖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雝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為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為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指書弟子無挹於前其愛益加進異日桑雝又曰舜之將死真冷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慕若率緣則不離率則不勞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

郭註君子之交無利故淡道合故親小人之交飾利故甘利不可常故絕無故而自

合者天屬也合不由故則故不足以離之有故而合必有故而離矣其愛益加進去飾任素也因形率情故不矯之以利形不假故常全情不矯故常逸任朴直前故常足也

呂註學孔子而不知有所謂天屬唯學與書之為務則所以交於天下者皆人合而已形莫若緣緣則不離而合矣情莫若率率則不勞而逸矣不離不勞則任其質之自然而性分已足奚用求文以待形哉不求文以待形則不待物宜矣此絕學指書之尤至者也

疑獨註以勢交者勢窮則離以利合者利窮則散唯父子兄弟天屬也其相親之道尤見於窮禍患害之時故太史公曰疾痛未嘗不呼父母詩曰死喪之戚兄弟孔懷故假人之亡國林回不以千金之璧為利而以赤子為愛出乎天性之自然蓋其始無所因而合今亦無所因而離也君子以道交故淡小人以利交故甘道交之與天

屬其致一也孔子犯患之後交徒益散者其始有故而合亦有故而離也舜之將死以其真道命冷禹曰形莫若緣不以心使形也情莫若率不以物恃情也形緣則不離情率則不勞故無文而反質無物而自足矣

碧虛註天屬淡以親利合甘以絕無故以合所以親有故以合所以絕孔子絕學指書弟子加進去其利合留其天屬也舜之將死以真道清冷曉悟禹曰形屬外因物而順之情屬內自率而領之物順則合自領則逸既合且逸豈假文米以待形用固不須外物之附已也外物謂親交徒友車庸齋云冷音零曉也以真道告之緣謂因其自然率謂循其自然不離與道為一也形指我文指身外之物不以身外之物待我待猶宴客曰待不以身外為大率則不待於物此不待不資之也

天屬相收出乎自然無故而合也利合相親出乎使然有故而合也以夫子之

交徒比林四之赤子則有故無故可見
凌親甘絕又為世道況言之此相收相
棄之所以分也夫子既悟歸而絕學以
至於無為捐書而究其所以跡弟子無
揖遜之禮而相忘於前其愛益加進則
去飾任真皆天屬也美獨父子而後為
至親耶形緣而不離則已常存情率而
不勞則性常逸所謂我者得矣又何待
手禮文何資乎外物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十一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十二

武林進士 楷 伯 考 舉

山木第三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原係履而過魏王魏
王曰何先生之憊邪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
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
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
柝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長其間雖昇蓬
蒙不能睥睨也及其得柝棘枳枸之間也危
行側視振動惴惴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
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亂
相之間而欲無憊美可得邪此比干之見剖
心微也夫

郭註遭時得地則申其長技雖古之善射
莫之能害勢不便而強為之則受戮矣

呂註明雖放言若此而不見害者虛已以
遊世之證也

疑獨註大麓也屨履帶履壞故以帶係之
魏王數先生之德莊子答以是貧非憊乃
引騰猿自喻得柝梓豫章猶君子之得時

今處柝棘枳枸之間謂遭昏主亂相雖欲
不憊不可得也如欲強以直言行道比干
之見剖心微驗昭然也

碧虛註無行于人謂之憊不過因窮謂之
貧夫騰猿之處木也得勢則王長處難則
危行人處昏亂之世而欲逞英林名患必
矣

庸齋云攬把也蔓纏繞不柔上著加急字
其狀猿尤精結以微也夫三字亦奇

外利祿而守志者貧無所守而氣餒曰
憊貧者士之常憊者士之喪故南華於
一字之間必正其名所以欲充其實也
騰猿之喻夫豈得已意在柝棘枳枸之
分以形容其不遭時耳觀南華所對可
謂確乎其高志者矣吁士抱道而不遇
貴音何代而非魏王耶然心廣體胖足
以勝之則亦何貧憊之有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楸木
右擊槁枝而歌姦民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
有其聲而無官角木聲與人聲犂然有當於